

第一屆
新
北
市

文學獎

屆新
北
市

新
北
市、新
文
學、新
心
靈

散文
佳作

沒有故事的人

陳又津



個人簡歷

一九八六年於三重出生。曾在馬公當幼稚園老師、在府城策劃展覽、在和平東路上為動畫編劇，在忠孝東路的廣告公司撰寫文案，目前在椰林大道右手邊第一棟建築物裡就讀戲劇學研究所碩士班劇本創作組。曾獲角川輕小說決選入圍、臺大文學獎散文獎、臺積電青年學生書評獎、三重文學獎散文獎等。

得獎感言

| 贖回

我的記憶力很差，大部分的時間都心不在焉，敘述自己的事情時，也常常東拼西湊加上不少臆測，連自己都懷疑是不是真有其事。某天整理電腦，忽然發現這篇稿子。就像我平常做的那樣，當時只是一邊寫下來一邊思考究竟發生了什麼，但隔著一段距離和時間之後，似乎多少有點理解了。

越是沒有人關心的故事，越值得在寫作的位置重新敘述一次。

而閱讀故事的這一端，如果可以因此贖回一點關於自己的回憶，也請你千萬不要輕易地忘記，那很可能比看到故事的結局還重要得多。

第一屆新北市
第 一 屆 新 北 市
文學獎
新 北 市 、 新 文 學 、 新 心 靈

散文
佳作
沒有故事的人
陳又津

父親在死前兩年，不斷地用中風而顫抖的手抄寫一則故事：國王遇見正被老鷹獵殺的鴿子，因不忍而阻止。老鷹要求國王需割下與鴿子同重的肉，然而割下的肉怎麼都無法與鴿子同重，最後他整個人爬坐秤上，於是大地震動、天女散花。他記得，父親總是沉默地謄寫佛法故事，卻從未說過他自己的故事，關於他是怎麼來到這座島，或者半個世紀後那個在大陸另嫁他人的妻子……

他認識父親的時候，父親已經是個老人了。

一位老先生的照片掛在客廳牆上，旁邊是父親擔任黨內組長的證書。當他唸到小學五年級，課本上說了一個偉人看著魚兒往上游的故事，他才知道掛在家裡的一千元紙鈔上的都是蔣公，怪不得每個來到家裡的人都會注意到這張照片——老先生坐在中間，兩個軍人肅立側邊。客人總愛猜父親是左邊還是右邊那個，然而父親根本就不在那張相片裡面。

他拆下框來看那確實是一張相紙，表面光滑有些許黃斑，不是報紙上的剪報。

「你是左邊那個還是右邊那個？」

「我不在那。」

「那你怎麼會有照片？」

「他住內湖。」

「那他為什麼會跟蔣公拍照？」

「死了。」

這段話就他的理解應該這樣解釋：父親說他不是相片裡的軍人，是個住內湖的長官送給他的，兩人可能有極好的交情，是老大哥的提攜或無話不談的知音。但至於他為什麼跟蔣公合照，官職軍階原因什麼都不重要了，因為他已經死了。父親說的故事常常以此作結，好像那就是馬拉松的終點。但現在他跑到了，也不能講了。但他現在好像多少知道一點，那是比想像中還要輕盈一點的事，拔管的時候，會讓你懷疑管子另一頭連接的不是肌肉，而是一團空氣，因為一點阻力也沒有。

死了的人沒有故事，父親認識的朋友大多又已經死了，以前他們父子偶爾會到安養院探視戴毛帽的阿伯，父親說這個是他當年的長官，曾經健壯精實抵得住砲彈。那個是同鄉的老友，要逃命的時候跑得最快。……年幼的他看著父親，知道父親有一天也會跟他們一樣。

半生戎馬，雪落無聲。

向死亡一直走一直走。這些伯伯度過戰爭，在將老或已老的年歲生下孩子。等到這些孩子懂事，他們就知道自己的爸爸比其他同學的爸爸老得多。人都是會死的，這樣的想法縈繞整個童年。

這些孩子很早就失去說故事的耐心，一下就跳到故事的結局。他們聽的故事也都指向同一個目標：餘生。可是這對其他同學來說太沈重。同學不知道他的爸爸不是他的爺爺，他也不懂該怎麼解釋這樣的誤認。他只知道自己跟同學不同，他握有進入大人世界的鑰匙。或說：他不得不進入大人的世界，因為他的父親走得太遠了。小學的他就常常跟母親跑醫院。父親的病是痛風。痛風有個更輕描淡寫的稱呼：風濕性關節炎。一個聽起來只是膝蓋不好的病名。看起來很痛。但這樣的痛與住院經歷太常出現了。他以為人到了這個階段，很自然就會出現這種病徵。他以為他比同學們都早認識了這個世界。

父親是病源的象徵。

同學跟他說：我看過有個人在路口撿垃圾喔。他父親曾經去撿過，但也有其他老人去撿。然而，所有的拾荒老人都有同一副面貌。為什麼要去撿那些用過的東西？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生產過剩，然而那些垃圾對農業社會長大的父親來說，是有朝一日會用的必需品吧。

之後所發的病都無法辨別先後了。父親的心臟被判斷說要開刀。母親和他都不知道手術的內容是什麼，直到簽下切結書，這個不同以往的程序，讓他們感覺到這次不一樣。但父親就算死了也和活著差不多。父親很少跟他交談。

他總是從門窗篩落的燈光，判斷出父親回來了。可是他不能像連續劇一樣，歡快地迎上去說：「爹地你回來了。」（他想其他家庭的小孩都是這麼行動的。）他只會裝作出去上廁所（當然他的膀胱也確有一點點尿），看看父親在做些什麼。父親拉開抽屜，拿出紗布和棉花，揉成一團，再用火柴棒，放進耳朵裡。父親的重聽是有道理的，但老人重聽也沒什麼好稀奇。母親說，這是父親經過淡水河，看到有個女人跳河自殺，憑著自己水性好，下去救人。雖然女人的家人十分感謝他，但父親的耳朵進水，發炎流膿，每天都要換棉花。

這麼髒兮兮的爸爸。煮出來的東西也總是倒了一堆醬油，新鮮的魚看起來都烏漆抹黑。更何況吃了好幾餐，魚都露出骨頭了也還沒吃完。父親的身上也總是有一股紅花油的味道。

然而他還是試著像個天真的小孩，去親了爸爸的下巴。（那是他能到達最適合的高度了。）不太好的味道、銀色黑色參差的鬍鬚，最糟的是刺刺的感覺。那之後他再也不曾親過爸爸，但他並不後悔做了這件事。

之後，父親中風。倒在床下，像是起床不小心跌倒。看起來很平常、安靜。打電話叫救護車，車子慢悠悠地來了。天氣很好，準備過程像是出門遠足一樣。自己穿戴好，母親提了一袋住院用品：牙刷牙膏、毛巾、換洗衣物。

沒有人知道病人需要什麼。但就是得有人待在那裡。還好他有電動。一直打一直打。等到他母親回來，發現點滴沒了，血逆流到管子裡。人體和器具的界線原來這麼模糊。父親死去，他要拔管的時候，那針輕易地像是從液體中拿出來，沒有任何阻力。他在意的只是：為什麼父親死之前，他正在睡午覺，沒有理會護士說請家人儘速到醫院。他想要等母親下班再來解決這件事。電話一個小時來一通，直到他母親回家趕到醫院。父親的胸口都是燒焦的痕跡。

既然都是要死的，也許當時自己就趕過去，說不要電擊了吧。可是也幸好這樣，他不用面對那一刻。父親的故事終於結束了。

從這以後，就是他說他父親的故事了。然而，他不知道父親有什麼故事。在這之前，他是這麼竭力避免和父親有所牽連。沒有流浪漢父親、沒有不合時宜的興趣、沒有骯髒的身體。但父親的事實實在太怪了。怪得可以拿來作題目。這也許可以拿來作為他沒有同情心的證據。

父親是福州人，非常喜歡看歌仔戲。仔細想想，一個連國語都說不好的人，怎麼能聽懂歌仔戲呢？想從廟臺的活動中，記起一些什麼吧。他總是早起收看電視播的國劇。那不動的畫面，字吐了又吐，和父親說話的模樣是一個樣。沒人注意他在唱些什麼。

可是，他還是喜歡和父親一起吃飯的。那道黑黑的魚與爛爛的飯。他不敢吃，那裡面好像都是細菌。但他不是因為這樣而哭的。而是因為這是有記憶以來，單獨和父親吃飯，父親很高興地在說些什麼。他卻只想著，父親就快死了，我想讓他快樂起來。父親看他哭了，就說不吃也沒關係，放著就可以。他想著父親這麼愛他，就更努力吃了起來，嘴裡的白飯都變甜了，他還是一直嚼。

他只吃過這麼一次父親作的菜。那之後，父親都吃著流質食物。剛躺進安養院時，他去探望，很驚訝父親的眼睛是這麼亮，好像在安慰他。母親可以聽懂父

親在說什麼，翻譯給他聽。不過就是些有沒有讀書、吃飯這種無聊的話，但他還是哭了，就像吃飯的時候一樣。之後父親的眼睛也變得灰白，瞪著一樣白的天花板，母親重複地告訴父親現在幾點了，因為他看不見床頭的時鐘。父親活得太久了。加護病房的儀器運轉，超過父親所能發出的呼吸聲。忽然，父親彷彿清醒。但不久又縮回白髮平頭乾癟老人的姿態。他已經不是記憶中那個愛喝酒、臉色通紅、不時會唱幾句、頭髮旁分的老爸了。他的頭髮全白，臉頰凹陷，但眼睛卻亮得無法讓人直視。他想說，我有好好念書喔。我寫的字也很漂亮呢。

可是他到現在還是不敢看父親中風後抄寫的菜根譚、佛經。父親以前的字很漂亮，中風以後手卻止不住發抖。他更怕看到的，是父親藉著這個動作想跟他說些什麼吧。他不想跟父親說話。這麼一個撿垃圾的流浪漢父親。告別式沒有任何朋友來弔祭。

從此，他和這個世界有了隔閡，尤其是缺乏稱之為同情心的東西。他的朋友說著一些他早就聽過的故事關於愛情、困惑、背叛、工作……。他不知道為什麼他必須聽這些無聊至極的故事。直到他想到一個辦法：說自己的故事。但他卻沒有任何故事可以說。因為這份連結在他早年的時候，就用意志斬斷了。他想，就從最遠的故事開始講起吧，關於他的父親，為什麼他沒有故事可說。